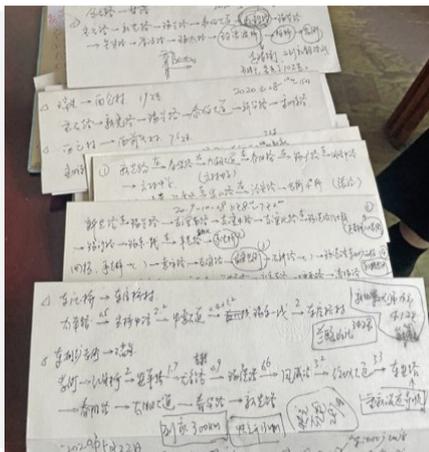


行路数万里，寻桥永不止

口述：顾伟祥
整理：晚报记者 吴雨琪

2017年以来，我寻访了无锡地界的老桥新桥大桥小桥近2000座，拍摄了2万多份照片与视频，移动硬盘里整整储存了180GB的影像资料，寻访过程随手记录文字近3万字。“小红旗”（我的电动车昵称）一年换一组电瓶，二年换一副轮胎，总里程毛估估二万五千里出头，堪称完成了一次长征。



顾伟祥写在香烟盒背后的“导航卡”



缘起少年梦，按河道水系寻桥

我叫顾伟祥，出生于1951年，今年72岁。我是无锡市一中1967届初中毕业生，曾在苏北下乡插队10年，知青回城后在企业担任管理工作。

2017年的一次微信班级群聊天，在聊到大家退休后的业余生活时，有同学提出一项活动：“扫街”——乡土风情田野游，老村老街团团转。就在那一年，我的“扫街”旅程正式开始，有目标、有计划地对老村老街老桥进行实地寻访。

事实上，我对寻桥访桥感兴趣并非缘起偶然，而是由来已久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一中读书，家住周山浜广勤里，平时寄宿在校，周六

步行回家，沿途我就默默数桥，锡惠桥、西门桥、吉祥桥、大洋桥，过了天桥就到家了。那时就想，以后如果能考上大学就要学桥梁专业。直至退休，有了大量时间可以重温少时旧梦，寻桥访桥便自然而然成为我退休生活的组成部分。

2018年6月，我参观了无锡市档案馆和无锡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联合主办的《无锡老桥影像文献展》，朱晓光老师的作品让我受到极大的震撼，这些存世的老桥是“活着”的遗产和档案。

有朋友曾经问我，这几年寻访了近2000座老桥、新桥、大桥、小桥，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寻桥访桥的形式是以

“点、线结合”为主，“点”就是以文保文控老桥为中心，沿途顺路踏访附近的存桥；“线”就是以水系河道为主线，顺流寻访河道上的每一座存桥。按河道水系寻访存桥，是我寻桥访桥的一个特色。

例如在伯渎河寻桥，从南下塘伯渎桥开始向东到荡口漕湖水闸，沿河就有49座跨河存桥，一座一座踏访，一座桥都不能少。当然这不是一天能完成的，我跑了四趟才走完。河道距离最长的是京杭大运河无锡段，将近40公里，从洛社锡西大桥开始到与苏州交界的丰乐桥，沿河有36座跨河存桥，我花了二个月分五次走完。

前行留念想，继续开拓新专题

最近，我重新走访了三五年前寻过的那些桥，南泉、东埭、华庄等地的一些桥已经不见踪影了。随着无锡城市发展，市政建设也势必会影响一些老桥的保护，如何平衡两者是一个大课题。我建议，对目前无锡地界上的老桥保护可以延用“桥归桥，路归路”的思路。“桥归桥”就是在老桥原址扩建道路时，只要规划许可则尽量留存老桥，老桥上禁止机动车通行，只供行人非机动车通行，老桥结构有问题的可在桥两头设桩禁止通行。“路归路”即新桥按规划设计满足交通需要，畅通无阻。例如硕放的“世家桥”、张泾的“兴隆桥”就是这样两不误。当规划地块实在无法容忍老桥存在的则可以采用“易地搬建”，例如原来荷叶村的“泗堡桥”迁到鼋头渚大门口改名“帆影桥”，成为鼋头渚的“亮眼门童”；胡埭的“刘塘桥”迁到富安小区，让刘塘村原居民和刘塘桥在新址重聚。此外，一些已经被拆除多年的历史名桥可以在附近河道

流上。这些年走过的路寻过的桥，我都仔细做了归纳整理，并用两个硬盘来备份，我常常开玩笑：“钱包掉了不心疼，硬盘少了活不成。”现在乡村改造、水利整治、高铁高速建设，一些自然村、河道、老桥都随着工程推进在慢慢消失。我手上这些老村、老街、老桥的照片影像文字资料整理好后，准备捐献给地方有关部门，留一点乡愁念想给后代。

虽然这几年走过的桥很多，但每当我看着挂在墙上的无锡地图就感觉到寻桥的路还很长，还要继续挖掘寻访的新题材，开创寻桥的新路子。许多朋友建议开一个“专访杨木桥”的课题，我很感兴趣，杨木桥是非常接地气的桥，估计现在无锡地界杨木桥的存量会超过兴隆桥。杨木桥大部分是在各乡镇的自然村巷里，市区与近郊也不少，寻访杨木桥结合寻访老村老街，一举三得。此外，等无锡到江阴宜兴的地铁建成通车，我的寻桥范围或许要扩展到江阴宜兴地界去。

朋友同学经常打趣调侃叫我“桥痴”“桥迷”“桥老爷”，我闻之也哈哈一笑。“寻桥这些年，最好的风景其实在路上。”这句话是宁波一位著名爱桥人士朱老先生说的，我非常欣赏这句话，我想，我也会一直走下去。

不惧风雨路，寻到十座兴隆桥

有些老桥的资料网络上搜集不到，只能到图书馆去大量翻阅地方志，于是这些年，我便成了图书馆五楼文史室的常客。

按河道水系标记好每座桥的位置，逐一编号，然后制成寻访卡片随身携带，按编号一座一座顺流寻访。所要寻访的桥有图片的最好，现场可对照图片进行辨认；若没有图片资料，则需以文字资料到现场勘察备用。

为防止现场手机信号出问题，我会将寻访路线写在香烟盒的背面，夹在我的“小红旗”车把上，由近及远，先易后难，山一座一座爬，桥一座一座寻。

实地寻桥的过程没有那么顺利，有的桥因年代远，桥名改了又改，只能随时找当地人打听问讯；有的土路荒废，杂草丛生，绕路调头七转八转也是家常便饭。记得2019年1月29日，我在寻访新吴区面杖港河存桥中，发现了一座孤吊吊地隐在一片拆迁的空地沟渠里的小桥，这是一座废弃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造的双曲拱小桥，它并不在原寻访计划中。捡漏令人兴奋，然而从荆棘丛中抽身返回时，电动车深陷泥潭令人进退两难。最后我只能只身走回大路，出钱请一位路过的收废品民工帮忙，一起连拖带拽把车子拉出了烂泥潭。

寻访周新镇曹王泾河上的扬名大桥也让我印象深刻。2018年8月

17日，“温比亚”台风来袭，无锡风雨交加。正巧我前几天刚买了一只自拍杆，想着试试灵不灵，就到离家不远的扬名大桥去拍台风暴雨场景。结果在大雨里淋了十几分钟的手机回来下载完照片和视频就出问题，维修花了100多元。尽管损失很大，但这段台风暴雨拍摄的扬名大桥视频弥足珍贵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从2018年年初西门棉花巷兴隆桥开始到2022年4月陆区梁巷上兴隆桥收尾，我在四年又四个月的时间中寻访到了十座兴隆桥，这里面有无锡文保单位桥，有无锡文控单位桥，有荣德生、祝大椿等无锡民族工商先驱资助修建的桥，有当地乡绅民众自建的桥，凭“兴隆”二字得了口彩，抚了心愿。今年，我又得到了无锡地界另外四座兴隆桥的消息，这四座兴隆桥的名气没有那十座兴隆桥大，网上资料很少很少，还是要到图书馆去寻找资料，我做完功课就会找时间去寻访，哪怕扑空也无所谓。



你讲故事 我来记录 |
世象微纪录

“世象微纪录”致力于真实记录时代浪潮下的世象百态、人生百味，欢迎提供您自己的、熟人的精彩人生故事线索，一经采用，给予报料奖励。

电话：0510-88300000

也可关注江南晚报微信公众号，通过“新闻+”菜单下的“新闻报料”提供线索。

微信号：jn88300000



前洲唐巷三脚桥